

《南京不哭》

书籍信息

版次：1

页数：

字数：

印刷时间：2016年12月01日

开本：32开

纸张：纯质纸

包装：平装-胶订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44766661

编辑推荐

- 麻省理工大学学院华人学者以八旬高龄，十年成书，痛诉国殇
- 根据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真实经历改编
- 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院长张宪文特别推荐
- 本书全部稿酬及部分收益将捐献给抗战老兵及其后代

内容简介

1937年夏天，南京城里，女学生陈梅与父母兄弟过着富足的生活，需要烦恼的唯有学业与青春期的身体；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约翰·温思策为了教授的头衔，踏入国立中央大学；温思策的同学、物理天才任克文在中大带领一支团队整日埋首研究，他的新婚妻子刚刚怀孕；满清遗少范东美混迹于古玩店与秦淮酒肆，赢得了博学薄幸的声名；黄埔军校毕业生孙起新官上任、意气风发……而这一切，定格于同年冬季。他们的命运与南京城的命运紧紧交织，共同见证了那段永世不能遗忘的血色岁月。

作者简介

郑洪，生于1937年，祖籍广东省茂名县，在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获得学士至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理论物理，三十三岁即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正教授并执教至今。

目录

楔子

第一部曲

第一章 陈梅的故事
第二章 麻省理工学院第一名
第三章 上学记
第四章 庚子赔款基金会
第五章 “九·一八”事变
第六章 瓶子里的神魔
第七章 大疮
第八章 英国人不是走私贩子
第九章 大清乾隆年制
第十章 南京的美国人
第十一章 明孝陵的建筑工人

第一章 陈梅的故事

第三章 上学记

第五章 “九·一八”事变

第七章 大疮

第九章 大清乾隆年制

第十一章 明孝陵的建筑工人

第十三章 姚馆长

第十五章 红脸与黑脸

第十七章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

第十九章 委员长

第二十一章 欢迎大日本皇军！

第二十三章 难民潮

第二十五章 地狱门去来

第二十七章 冬天的早花

第二十九章 银坠子

[显示全部信息](#)

前言

致敬中国读者

半年前，我写成一本英文小说，题为Nanjing Never

Cries。最近我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南京不哭》，完成了多年来的一个心愿。

我生于卢沟桥事变的两个月之前。二十岁赴美国，专攻理论物理。

多年前，我曾动念写一本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小说。但在美国大学任教，“不发表，就灭亡”。研究工作与学术生命攸关，我不能分心。

这十年来，读小说的人愈来愈少。美国书商鉴于经济风险，不愿接受新人。有意从事文学创作的美国人都叫苦连天，一个中国人加入竞争几乎绝无成功的可能，大都只能自费出版，卖个百十本，然后就销声匿迹了。

我为何忽然动手写这本小说？

我的决心来自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三日的下午。那天四点多钟，我的美国朋友哈维·格林斯潘和威廉姆·马尔克斯来到我的办公室，要我去参加一个正在进行的会议。

半年前，我写成一本英文小说，题为

。最近我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南京不哭》，完成了多年来的一个心愿。

多年前，我曾动念写一本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小说。但在美国大学任教，“不发表，就灭亡”。研究工作与学术生命攸关，我不能分心。

我为何忽然动手写这本小说？

“那边的主讲人在扭曲历史！”两位教授都说。

会议的主题是五十年前的广岛事件。

全厅沉静下来。一位主讲人回答了几句，然后台上又重新回到先前的话题：如果不是某事阴差阳错，投掷原子弹的罪恶就不会发生，等等，等等。完全忽略我的抗议。

其后我给《麻省理工技术评论》杂志写了一封信，声明广岛事件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恶果。几个月后，这封信被登出来，一些警句被删掉，只剩下短短半页。前述会议的一位主讲人，在同一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篇幅至少是我的十倍。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我利用麻省理工的定期休假（sabbatical leave）去了南京，住在一个没有抽水马桶的宿舍里，过着南京普通市民的生活。一天在街上，有人向我问

在南京的几个月里，我有幸和两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见面长谈。这两位老者向我叙述六十二年前的惨事，讲述中不免流泪。我的妻子志洁当时在旁，也频频以手帕拭泪。

感谢至今不识的苗德岁教授的热心，把这本小说的消息传给江苏译林出版社的宋旻女士。感谢宋女士立刻和我联络，此书始得和国内读者见面。

我感谢伊丽莎白·查迪斯女士将本书的英文稿送到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社长艾伦·法兰最初一口拒绝，理由是他们不出版文学作品。法兰女士又说，她愿意在闲暇时翻一翻此书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看后给我一些意见。两个月后，她写了电子邮件给我，说她没“翻”此书，而是一字一句地把第一章读完，后又继续读了下去。读完全书后，又从头再读一遍。她告诉我一个想法，愿意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体制内创一个Killian Press 子公司（Killian 为麻省理工一位前校长的名字），接受文学作品及其他的作品，问我是否愿意把英文版交她出版。我考虑后答应了，由此始得面世。

[显示全部信息](#)

媒体评论

美国传记文学作家张纯如唤起了西方读者对“南京大屠杀”这一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上的残酷事件的认知。如今，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物理学教授郑洪先生又用他的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学作品，向西方世界重现了侵华日军的残暴和中国人民善良、坚韧、不屈的高贵人格。

——张宪文

身为一名物理学家，我明白原子弹的杀伤力，也为死伤的日本平民悲悼。但历史不容以理念剪裁，我们有权对世界发声，把中国人过去身受的苦难说个清楚，提升世界对列强蹂躏中国的认知，唤醒装睡者的良知。

——郑洪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楔子

南京，中华民国之首都，一九三七年。

钟山虎踞于左，长江龙盘于后。

南京，烟雨之城！肥鱼在灌满雨水的湖里泼刺地游来游去，稻苗和野花在温柔的雨丝中唰唰地生长。每当春日清晨，鹅卵石的小巷里，小姑娘叫卖杏花——沾满露珠的那种，两个铜板一束。

明朝初年，朱元璋在此筑成全国最牢固的城墙。花岗石为基，尺余长的大砖为壁。以桐油与米胶满灌其隙，滴水不入，坚韧无比。墙周三十五公里，高逾十八米，墙顶可容数马并行。

五百余年来，南京恃此金屏铁障，易守而难攻。但是，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

五个多月后，隆隆的日本坦克直抵南京城下，攻开深逾三十米的城门，冲入南京的断垣残瓦之中。一群群的日本步兵蚁随其后。一名军官挥起一面惊心骇目的太阳旗，五万士兵齐齐奋臂举枪，呼声动地，震起一大群饿鸦扑扑地飞上通红的天空。

南京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老百姓习惯称它为金陵女子大学。校园原为一个绿茵、月门、飞檐、荷花塘组成的静谧世界，此刻却成为两万余名惶惶妇女的避难所。

金女大校园有一幢红砖大楼，大楼底层有一小办公室，二十七岁的约翰·温思策正在里面匆匆忙忙地为难妇们安排床位。

这位褐发的美国教授原是中央大学一个研究团的领军人物。研究团的智囊任克文教授积劳成疾，已被护送出城。其余的研究团人员，除了约翰之外，亦已纷纷离开南京。

此时，约翰披着一件黑呢大衣，打一条蓝色领带，左臂上佩一块白布，上面印着一个红十字。他整齐的衣着与衣衫褴褛的难妇们成了对比。

难妇们穿着臃肿的、蓝黑的棉袍和棉裤，带着她们认为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旧衣、生米、咸菜、萝卜、火腿、雨伞。有人还倒提着咯咯叫的母鸡，散发出一股霉浊的臭味。

每当远方的炮声穿透大楼的厚墙时，女人们便吓得龇牙咧嘴，把怀中的孩子紧了紧。

男人都被拦在校外，不准进门。一个淌着口水、十四五岁的大男孩，呀呀呀地叫着，紧紧地抓着一个女人的袖口不放。

女人面临两个选择：抛弃儿子或甘冒被强奸的危险。

女人流着泪不停地在泥地上磕头。明妮·魏特琳，金陵女大当时的负责人，决定借给这对母子一顶帐篷，让他们在刮着北风的荷花塘的岸上度过寒夜。

每逢有空，约翰必从书桌后面站起来，走到办公室门口去张望一下。他不放心陈梅，一个十八岁的邻居女孩。

南京，中华民国之首都，一九三七年。

南京，烟雨之城！肥鱼在灌满雨水的湖里泼刺地游来游去，稻苗和野花在温柔的雨丝中唰唰地生长。每当春日清晨，鹅卵石的小巷里，小姑娘叫卖杏花——沾满露珠的那

明朝初年，朱元璋在此筑成全国最牢固的城墙。花岗石为基，尺余长的大砖为壁。以桐

油与米胶满灌其隙，滴水不入，坚韧无比。墙周三十五公里，高逾十八米，墙顶可容数马并行。

五个多月后，隆隆的日本坦克直抵南京城下，攻开深逾三十米的城门，冲入南京的断垣残瓦之中。一群群的日本步兵蚁随其后。一名军官挥起一面惊心动魄的太阳旗，五万士兵齐齐奋臂举枪，呼声动地，震起一大群饿鸦扑扑地飞上通红的天空。

金女大校园有一幢红砖大楼，大楼底层有一小办公室，二十七岁的约翰·温思策正在里面匆匆忙忙地为难妇们安排床位。

此时，约翰披着一件黑呢大衣，打一条蓝色领带，左臂上佩一块白布，上面印着一个红十字。他整齐的衣着与衣衫褴褛的难妇们成了对比。

男人都被拦在校外，不准进门。一个淌着口水、十四五岁的大男孩，呀呀呀呀地叫着，紧紧地抓着一个女人的袖口不放。女人面临两个选择：抛弃儿子或甘冒被强奸的危险。女人流着泪不停地在泥地上磕头。明妮·魏特琳，金陵女大当时的负责人，决定借给这对母子一顶帐篷，让他们在刮着北风的荷花塘的岸上度过寒夜。

一年来，约翰教陈梅英文，陈梅带约翰找古董，两人成为了朋友。

六个月前，一个炎热的下午，他们两人满头大汗地从蜂房也似的古董摊子中钻出来。约翰提议去买两杯酸梅汤。陈梅黑宝石似的眼睛亮了一亮，但她立刻摇头：“我没那么渴。你买一杯，分我一点就好了。”

一场骤雨给了约翰初步的答案。一个早秋的下，他和陈梅走在街上。忽然雨水如幕，淋了他们两人一头一身。陈梅挽起他的膀子就跑。这无心的动作对约翰不啻是一声轰

看不到陈梅，约翰快快地踱回办公室。明妮正坐在一把藤椅上，侧着头听一个农妇讲话。

“日本兵尽干些莫名其妙的坏事！”明妮咬牙切齿地说。

“过了几天，我们把他的尸首从河里捞出来了。”

难妇们尖叫着抱头跌在地上。大厅像一壶烧开的滚水。

一个工作人员喘着气跑来：“魏校长，日本兵！”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花姑娘！”工作人员回答。

“魏校长，你小心点。日本兵不讲理。”工作人员说。

“那不成！你是客人。”明妮说完转身就走。

大门外站着一个人日本军官，呢军服，双排纽扣，小胡子，单眼镜，两肩各一道红带，腰间挂着手枪和匕首。后面站着十来个日本兵，黄色卡其布军服，高尖的羊毛军帽，闪闪的刺刀。

“你是什么人？”日本军官用生硬的英语问。

“中国大兵躲在你的房子里，我们捉！”

“大日本皇军的情报不会变化！”

“胡说乱叫！跪下！”

啪！日本军官扇了明妮一记耳光。女传教士掩住脸不住地倒退。

“你有中国兵。你反对红十字会规定。我们抓！”日本军官把两根粗手指重重地点在约翰的胸上。

他的脸倏然变色，“上帝！”他喊了一声，“你们做了什么？”

“为什么？”约翰厉声问。

“什么男的？他不过是个智障小孩，理解力还不如一个三尺童子，”约翰沉痛地说，“他害怕，就跑。没有一个文明人会认为这是死罪！那个女人呢？”

“一个弱女子，手无寸铁，能袭击什么人？你们这些军人真是日本的耻辱！”

日本兵齐声大喝，十几把明晃晃的刺刀指住约翰的眼睛。

军官蹲下身拾起地上的匕首，狠狠地说：“你碰到中国兵，叫他投降。我们不杀他，还给他饭吃，给他水喝。”

下午两点钟，约翰跟着明妮匆匆赶到红十字会厨房。约翰狼吞虎咽地把一个三明治塞进肚子，便一个人赶回办公室。只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孩软弱地靠在办公室门边。他第一个念头是：“这个人为什么穿这么大的红毛线衣？”然后他才认出这个年轻的女孩正是他寻了千百度的陈梅！

他一边把她撑起来，一边祷告：“主呀，这女孩是一张纯洁的白纸。我希望你没有让她受到日本兵的污辱。不然，她清醒以后就会自杀！”

“约翰，小心！”明妮的声音。她刚刚赶到。

明妮这时才看到陈梅的样子，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她一边帮着约翰把女孩安置到一把椅子上，一边问：“陈梅怎么啦？”

“医生差不多逃光了，这个时候不容易找。我们先给她喝口茶，再把她送医院。”明妮说。

“陈梅，你觉得怎么样？”他问，把茶递过去。

“你的父母弟妹呢？”

“没关系的，陈梅，”他安慰她说，心却猛跳，“活着就好，活着就好。你身上痛吗？”

“你能走路吗？”

心痛一下子全回来了：“我去找一辆黄包车，送你去医院！”

约翰赶回楼房的大厅。他惊讶地发现，刚才软瘫在躺椅里的陈梅不但已经站起来，而且像一头负伤的野兽似的在大厅里团团乱转。看见约翰她就高声大叫：“他们杀了我的爸爸！他们杀了我的爸爸！”

“冷静点，陈梅。”约翰温和地说。

她眼中的猛火一下烧到他的脸上，把他吓得倒退了一步。

“不！不！不！不！我不哭！”女孩说，然后大声喊道，“！”声如雷轰，把约翰的耳朵震得嗡嗡发响。“约翰，你瞧着！”她又喊道，“有一天，我会一个一个地收拾他们。我要把他们统统杀掉，挖出他们的心、胆、肝、肺，全部活生生地嚼烂，一口一口地吞进肚子里去！然后再把他们的尸体烧成一堆灰，一概丢入猪栏里去喂猪！”她的声音是嘶哑的，她的眼睛是通红的，但完全是干的。

约翰唰地一转身，冲向大门。

[显示全部信息](#)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pdf.com](http://www.tushupdf.com)